

翠綠色的夏天

CUILUSE DE XIATIAN

浩然



夏 日 家 園



風 國 園 社

CUILÜSEDEXIATIAN 浩 然

翠綠色的夏天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共包括六篇短篇小說，兩篇報告文學，都是描寫青少年響應黨的號召，熱情地參加生產勞動的故事。

作品以熱情、朴實的筆觸，描繪了一幅幅動人的圖畫，刻劃出許多可愛的青少年的形象。這裡有勤勤懇懇、愛社如家的新農民周春雨，小學畢業後堅決參加農業生產的小社員楊小樹，剛強、正直，全心全意為集體的小保管員丁香，沖破了重重障礙，在飯店當了一名優秀服務員的小姑娘陳桂榮……他們身上都散發着集體主義精神的光輝，值得每一個小朋友學習。

小朋友們：讀一讀這些作品吧，這些在农村大顯身手的人物，會給你以鼓舞和力量！

插图：國 風

翠綠色的夏天

浩 然 著

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裕泰道12號）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8號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河北省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 787×1168毫米 1/32 印張 4 1/16 插頁 4 字數 61,000

1964年5月第1版 196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—34,700

目 录

丁香.....	1
樹上鳥儿叫.....	25
藕.....	40
楊小樹学艺.....	51
菜.....	69
翠綠色的夏天.....	83
結实的脚步.....	96
一顆紅五星.....	110

丁香

小丁香代理五天保管員，就有人对她堆了一肚子意見。

飼養員董四找隊長說：“換個保管員吧，我可受不了她的！”

生產小組長楊五也找隊長說：“吉素村這麼多人，合着眼摸，也不該摸到她的身上呀！快另換一個吧。”

隊長問他們，丁香到底哪些地方有缺點？

董四把鬍子一撇：“不通情理！”

楊五把眼一瞪：“渾身是刺兒！”

隊長又跟旁的社員征求意见。

這個說：“比她爸爸不在以下。”

那個說：“干得滿不錯的。”

同是一個小丁香，有這麼說她的，也有那麼說她

的，到底儿是好是不好？队长心里沒底啦！

前五天，保管員丁大伯要到薊县城里参加积极分子会，完事还要到天津市參觀工厂，連来帶去，說不定一个多月才能回来。春耕春种的大忙时节說話就到了，“保管”这一摊子一定得找个可靠的人代管。

队长到家里找丁大伯商量：“让吳林替你几天行不行啊？”

丁大伯摆手說：“那孩子爱面子；这种工作，打不开私人情面干不了。”

队长又說：“那就让楊五接手吧。”

丁大伯摇摇头：“他倒是不怕得罪人，就是干工作沒譜，也不細心；保管这个差事，不光要大公无私，还得机灵能干。”

队长为难了，就說：“您自己点点名吧，你看誰行，咱們就找誰。”

丁大伯心里早就有了譜，开口就說：“我看哪，我家丁香就行。”

丁香是丁大伯的老閨女，去年夏天初中毕业，回村当了社員。前些日子，有人提議让她跟着老會計当个助手，队长还有点儿犹犹豫豫，怕她孩子气干不了；現在丁大伯要把保管这副重担子交給她，更拿不

定主意了。

他問：“丁香行嗎？”

丁大伯滿打滿包地說：“行，我的閨女，我还不清楚她？”

隊長又釘着問一句：“她干得了？”

丁大伯鄭重重地說：“干得了。這半年多，我總是讓她在手底下轉，幫我干事情，就是想調理調理她。我看她是把手。趁這個機會，正好讓她單身匹馬地闖闖。”

隊長覺得丁大伯有遠見，也贊成多給年輕人一些鍛煉本事的机会；可是總有些不放心。就又說：“整個攤子交給她一個人怕不行吧？”

沒等丁大伯開口，門口外邊有人搭了腔：“誰說我不行！”聲音沒了，一個十五、六歲的閨女一撩門帘子進來了。

她矮壯的個子，胖呼呼的圓臉，鼓鼻子大眼睛，两根短短的、小刷子似的辮子，朝兩邊伸着，又生硬地往里彎回來，活像兩只山羊犄角。她大概正在院子里洗衣服，兩只結結實實的小手上，沾着雪白的肥皂沫子。

她就是丁香。

丁香往門框上一靠，朝隊長說：“您別瞧不起人了，到底能干不能干，咱們試試好不好？”

隊長笑着說：“可有一件，要干，就得像个大人似的，用心干。”

丁香使勁兒一點頭：“那當然啦！”

隊長又說：“我要是瞧着你干不了，隨時都可以調開你，可不興犯脾氣、鬧情緒。”

丁香又點下頭：“听便！”

就這樣，小丁香当了代理保管員。

開頭兩天，隊長在一旁看着，小丁香真把“保管”這一攤子工作支應起來了，就放下心。以後，開了三天安排春耕生產的會議，沒顧上看丁香，不想就出了這麼一大堆意見。

隊長不摸真實底細，打算把手頭上的工作處理一下，跟丁香工作兩天，瞧一瞧再說。

早上，隊長正跟老會計商量事情，丁香媽氣喘噓噓地跑進來了。

她着急地說不上話來：“隊長，快，快看看去吧，我怎么劝也劝不開。”

隊長莫名其妙地問：“大嫂子，慢慢說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丁香媽拍着大腿說：“丁香跟人家吵架哪！”

二

丁香跟董四吵得很凶，为的是牲口料。董四要豆子，丁香偏給秕高粱。

昨天晚上，他們为这个事儿就犯了几句口角。董四心里边一直不痛快。他是个直性子、倔脾气的老头子。这群牲口是他的命，他的命就是这群牲口，只要把牲口喂得膘滿肉肥，割他身上的肉也舍得，別人要是无故打他的牲口一下子，不論誰，他都要跟你拚命。別人不重視他的工作，給牲口一点委屈，他就更受不了啦！他觉着丁香不給他豆子，就是輕視他的工作，就是跟他找别扭。这口气不能忍！

一大早起来，他把牲口剩在槽里的高粱粒子打扫在簸箕里，端到保管室，准备将丁香一軍。他是为吵架去的，一进门，又改了主意。心想，不管队长怎么往高里抬丁香，她毕竟是个不大懂事的孩子，不能跟她一般見識；对孩子总得哄着点儿，哄哄捧捧好办事儿嘛！

他帶着笑容說：“丁香啊，不是四爷故意要豆子，是这高粱实实在在沒法儿喂。你瞧瞧。”他用手扒拉着

簸箕里的高粱粒儿，“牲口吃一口，吐一口，最后連聞都不聞了。我心里是多难受啊！”

丁香正坐在仓房門口理乱麻绳子，短的接起来，散了的擰起来；一大团乱绳子，让她理的一根是一根。她手儿很巧，除了活泼，又有股子塌实劲儿。这几年在邦均上中学，一直当走讀生，每天晚上回家，常帮爸爸整理工具，或是帮爸爸記賬。一边干活儿，爸爸不是給她讲旧社会农民的苦难事儿，就是給她讲人民公社的远景。爸爸说，过几年，生产队的保管員不光要管犁管耙，还要管拖拉机、大汽車哪！丁香很听话，处处都向爸爸学习。她在生产队干活从不惜力，样样带头，当了保管員，虽然是暫时的，她也是一心一意干，办事儿决不馬虎。

她听罢董四的一套話，朝簸箕里扫一眼，就說：“我就不信，还有不爱吃粮食的牲口！”

董四說：“它們要是喜欢吃，我何必找这份儿麻煩？我是吃饱了飯撐的呀？丁香，大孙女，沒別的，給四爷換換吧。”

丁香摇摇头：“不行。”她心里有主見。虽然她刚当上保管員，还不太会当，可是她見過爸爸的样子。爸爸是模范保管員，社員夸好，队长夸好，連公社的

楊書記都夸好；照着爸爸的样子当，准沒錯儿。她說：

“过几天活計忙了，我再給您称豆子；我爸爸临走再三这样說，咱們不要随便改吧。”

丁大伯临走的时候，也把这个意思跟董四說了。当时董四也贊成。可是眼下，他怎么想也是喂豆子牲口吃的香。就又陪着笑脸說：“丁香啊，办什么事情得灵活一点，和气一点；灵活出巧工，和气生財。咱們爷俩誰对誰？你放放手，我就方便了。”

丁香不耐煩地把手里的绳子一放，說：“您方便了，我也方便，生产队可受損失了！”

董四听了这句话很不高兴：“你这是什么話！四爷是个不爱社的人嗎？你沒見，也拿耳朵沾沾去！我是为咱們大伙的牲口才求你。为我个人，你就是給我八碟八碗，我也不賞这份脸！你說痛快的，給不給换吧！”

丁香說：“不給换！”

董四把簸箕往地下一放：“不給换，高粱我也不要了。”

他想，丁香毕竟是个孩子，吓唬一下就害怕了。說完这句话，就假装往外走，估計丁香立刻就得喊他回去。誰知迈两步，丁香沒喊，又迈两步，丁香还没吭

声。已經走到了門外边，董四也沒脸回去了。

这回董四可是真生气了。

丁香也挺生气。心里想：“你不要拉倒，給队里省下了，反正也不是我不給你。一会儿，你沒有喂的了，保管得回来。”等一会儿，董四不回来，又等一会儿，董四还是沒回来。

这回丁香可有点害怕了。

她一不怕得罪了人，二不怕別人告了状挨批評。怕的是牲口吃不上料，餓瘦了，春耕沒劲儿，耽誤队里的生产。

她想起了爸爸。爸爸从打搞初級社就当保管員，也跟別人吵过，鬧过，可是，从来沒有因为吵鬧誤过事儿。有一次，队里买来一架双輪双铧犁。这是新农具，大伙不会使用，也不习惯；吳林套牲口犁地，把双輪双铧犁卸在地头上，偷偷地套上步犁使。爸爸知道了，跟吳林鬧了一頓。鬧过，吵过，爸爸跑到农具厂，跟老师傅請教怎么使用双铧犁，回来，教会了吳林，还跟他耕了半天地。后来吳林成了新犁手，多会見了爸爸多会儿笑。瞧，人家坚持了原則，又办了事情；自己光坚持原則，光跟人家别扭，耽誤了事儿，这叫什么保管員哪！

丁香想到这儿，忽地站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土屑和麻毛，端起簸箕就往飼养場走。她要看个究竟，牲口为什么不吃高粱粒儿。回头再帮董四想个办法。吵了鬧了，事情办了，你往后爱說什么說什么！

她蹬蹬地走到飼养場的大門口，猛地停住了。她的眼前又浮起董四那张怒气冲冲的难看的脸色，耳朵里又响起董四难听的声音。心想，現在找上門去和他說話儿，多丢人哪！

她对自己說：“我沒錯儿，干嘛給他低声下气去？爸爸为了使双铧犁跟吳林鬧，人家吳林一声都不吭；董四却跟自己可着嗓子喊！爱喂不喂，你跟保管員領料，保管員按着規定給你，你挑肥拣瘦不要，拉倒！反正怪不上我！”

她一轉身子，往回走。走了几步，又停住了。她听到飼养場里边牲口嘶嘶叫，像是喊：“小丁香，小丁香，快来送料，快来送料！”

她的心一下子軟了。又想：“董四跟我呕气，也不是为个人，我跟他吵，也不是为个人，全都是为生产队，为生产，不应当拿工作赌气。”

她大大方方地走进了飼养場。她想，进去先跟董四說几句和气話儿，再訪訪他，牲口为什么不吃高粱。

这都是为了工作，一点不算丢人。

她喊：“四爷，四爷呀！”

没人应。四爷跟她生气了。

她说：“您真生气了。生吧。您生您的，我可要干我的了。”

说着，她走到牲口槽跟前。灰骡子、白骡马，全朝她伸出头，撅着嘴巴叫。她用小笤帚把槽里的细草末子打扫净，又把簸箕里的高粱倒在槽里。用手划拉一下：“吃吧，吃吧，多好的粮食啊，可不许娇气！”

牲口把头都挤过来，抢着吃，吃得可香啦！

丁香又高兴又生气：“嗨，吃了，谁说不能吃！猴老头子，故意找我的别扭。”她刚要喊董四，又想，再看看再说。

这一看不要紧，问题出来了。牲口吃了高粱粒儿，嚼了几口，就都吐出来了。用嘴头子拱呵拱的，再不肯吃了。她划拉着看，挺好的粮食呀。再划拉一下，正抓在牲口唾出来的高粱上边，仔细一看，里边原来有砂子，那砂子也是白色的，跟高粱差不多。再划拉着仔细看，除了砂子，还有土末子。丁香这回明白了。

她高高兴兴地往北边小屋子跑。她要把这个发现告诉董四，董四听了，一定说：“亏了你，亏了你，这回毛病找到了，高粱也能喂牲口了。”

没想到，董四早就站在屋门口瞧着她哪，满脸的怒气，嘴撅的能拴上八头大叫驴。

丁香还是高兴地喊：“四爷，牲口不爱吃高粱，是因为高粱里边有砂子。”

董四冷冷地说：“你这回相信它们不吃了？我没有对你说瞎话吧？那就快给我称豆子来吧！”

丁香打个楞：“四爷，把砂子挑出去，把土筛出去，牲口不就吃了吗？”

董四说：“我眼睛花，看不见，也没有那个闲工夫。给不给豆子，你瞧着办吧！”

丁香说：“高粱也是粮食，我们不能把它扔了哇？您比我年纪大，您更应该知道心疼集体的财产呀！对不对？”

董四一听这话，更冒火了：“怎么，我这叫不爱护集体财产？”

两个人就这样吵起来了。

但是，等到队长听到信，跑到饲养场的时候，这儿早已经风平浪静了。董四像往常一样，正一心一意

地給牲口梳毛扫土；丁香已經端着簸箕，回到保管室去了。

三

保管室在养猪場北边一个大院子里。

队长一进大門，就瞧見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座北三間通着的屋子是庫房，窗戶上糊了新紙。窗台上还压着一溜酸枣棵子。他左右瞧瞧沒有人，屋門沒上鎖，刚要推，只見門板上写着八个挺大的美术字：

“庫房重地，閑人免进！”

队长笑笑，不再推門了，就用手指头輕輕地敲了敲門板。

屋子里边，丁香突然吼地一声：“誰呀？別进来！我就完事儿，外边等等！”

队长被这声音吓了一跳，連忙說：“是我。”

丁香說：“队长呀，快进来吧。”

队长这才走进庫房。

丁香正用一杆很长很长的大秤称高粱。沒有人跟她抬，她就用绳子套住口袋，再把扁担穿过绳子套；扁担的一头担在自己的肩上，另一头攔在窗台上。窗

台正好跟她的肩头一般高，一用劲儿，就把个口袋抬起来了。又一只手扶着打轉轉的口袋，一只手移动着秤砣。

队长看看，笑着說：“真有办法，这样你一个人就頂三个人用了！”又問，“称的是什么？”

丁香放下口袋，抽出扁担和绳子，回答說：“打場边的高粱。”

队长又問：“称它干什么用呀？”

丁香很有力气，两只手抓着口袋嘴儿，使劲儿一提，那多半袋子高粱就被她提到屋当中。这才回答队长說：“給飼养場称的牲口料。”又直起身，朝队长笑笑，“董四爷可尖啦，他图省事，让我一下子給他称出十天的。我才不干哪，我爸爸說，短安排才有譜，一气給他一大堆，他撒开巴掌喂，等喂过了头，料不够了，又来磨蹭。我不怕麻煩，一天称一次我也不怕，卖什么吆喝什么，怕麻煩我就不干这个了！”

队长說：“等董四来了，帮你抬着称称，不就行啦。”

丁香搬过一个大筐籬，倒提着口袋，嘩啦一声，把高粱倒在筐籬里了。直起身，一挑眉毛，一呶嘴：“我得先給他称出来，到时候現成，背起就走，免得